



灯下漫笔

森林是我们的挚友

李吉龙

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,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,直到一生。——《寂静的春天》

森林乃吾挚友,我与其相处半生,情真意切!

先说森林之“高”。树木可谓生物界的高大物种。世界上最高的树是澳大利亚的杏仁桉,一般在100米左右,最高达156米,相当于50层楼的高度。高大的树木带给人的直观感觉,正如现代作家茅盾描写白杨树“伟岸,正直,朴质,严肃,也不缺乏温和,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”。

我们做人也要有高度,我们把有德行的人称作高风亮节、高山仰止。只要你向高山学习,向森林学习,把自己当成一棵很高的树,以群山之巅的视角来看待事物,就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。古代很多先贤大德都是很有高度的人。

再说森林之“富”。森林是很富有的。它不仅有丰富的资源,而且蕴藏着人们医疗、康复、保健所需的多种物质、能量和信息。古人云:“吸天地之灵气,收万物之精华。”这些灵气和精华是什么呢?现代科学已证明,应该至少包括空气负氧离子和植物精气。另外,森林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森林磁场波,让每一位进入森林的人默默受益。

还有就是植物精气。有学者在观察植物的新陈代谢时发现,植物的花、叶、木材、根、芽等会不断分泌一种挥发性物质,它就是植物精气。科学证明,植物精气可以治疗多种疾病,如对咳嗽、哮喘、慢性气管炎、肺结核、神经官能症、冠心病、高血压等都有一定

疗效。森林疗法、自然疗法、芳香疗法等都是基于它的这个功能。据记载,橡树和白桦可以使慢性病患者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。现代从事树木治病研究的生物专家认为:树木有生物场,树木对人有治疗作用,正是生物场发挥了效能。

最后说说森林之“帅”。《庄子》曰: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第一句就是说天地有大美,而其中的森林美,已经上升为一门科学——森林美学。

森林美学是关于森林的学问,往往我们用森林风景资源等级来评判其美丽程度。森林资源及其环境要素中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,可以为旅游业所开发利用,并可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物质和因素,都属于森林风景资源。它和我们印象中的森林概念有点区别,不单纯是指树木花草,还包括地文、水文、人文、天象等资源。比如典型的地质构造、奇特的山石、洞穴等,如张家界石峰。水文资源,就是湖泊、瀑布、冰川、河流等。生物资源,包括各种自然或人工栽植的森林、草原、草甸、古树名木、奇花异草等植物景观,以及野生或人工培育的动物景观。天象资源包括雪景、雨景、云海、朝晖、夕阳、佛光、雾凇及其他天象景观。人文资源则包括森林中历史古迹、古今建筑、社会风情等。

森林的美体现在形态、色彩、动态、听觉、嗅觉等方面。与森林相处不会让我们失去什么,但没有与森林成为朋友,我们的生活绝对是有遗憾的!

走过了火热、烂漫的夏天,那让我久久盼望的美丽的秋天,就在清晨,我懒散无意间推开窗的那一刹那,竟然悄无声息地再一次来到我的怀中。

秋天,那静谧的汾河水面宛若氤氲在流云之下的一面镜子,亦或像一条绸质缎带,亦或像极了一位躺在贵妃床上的妩媚少女。

那含情又凉爽的风,抚摸着我的沉睡一夜倦懒的身体,与我亲密相拥。秋天细柔的雨丝,静静洒落在我的头上脸上,洒落在我的全身,仿佛帮我洗涤着不愿回顾的梦。就连静卧在路旁的花瓣、落叶,好像仍散发着昨日的清香,朝我摇曳着过往,诉说着旧日的思念……

汾河水静静的,而那秋风、秋景触及到我最柔软的内心,这就是触景生情、睹物思人吧。一段往事,一个故友,在脑海中泛起阵阵涟漪。

又在汾河岸边遇见你,相见的喜悦藏不住内心的忧郁和悲伤。很久了,你过得好吗?还在服侍老妈妈?她老人家可好啊?一连串的问号好像与我自己的家事一样,与曾经莫名的心动和真切的牵挂一样。岁月,打磨掉了许多,唯有对过去的一份美好、一份珍藏、对过往的尊重还深藏内心,就像这

生活记录

我想把瀑布寄给你

李如玉

金秋九月我去看壶口瀑布。

隔着车窗,导游指着不远的河滩说,壶口瀑布到了。只见远方有一条大河,载着泛黄的河水,正缓缓流向这里,平静而从容。

车停在山脚下。河的对面是陕西,那里连绵不断的小山,像一幅风景画。河滩就在山西、陕西两排小山之间,黄河在这里流淌。

踩着河滩的沙石,快速向河边走去,想快点见到瀑布。远处的大河不慌不忙地流淌,泛着金色的光。我仰头四望,希望突然闪现出一个让我仰观惊喜的飞流,最好直下三千尺。就在那一霎那,我真的听到水声,是水击打山石的声音。我向那个声音跑去,水声越来越大,发出巨大响声的上空,白气升腾,弥漫四周。有了水声,可瀑布在哪儿?“再往前走。”传来导游的声音。走着走着,忽然眼前一亮,在前方两三米的地方,就在脚下,我看到了瀑布!那份惊奇,那份惊喜,无以言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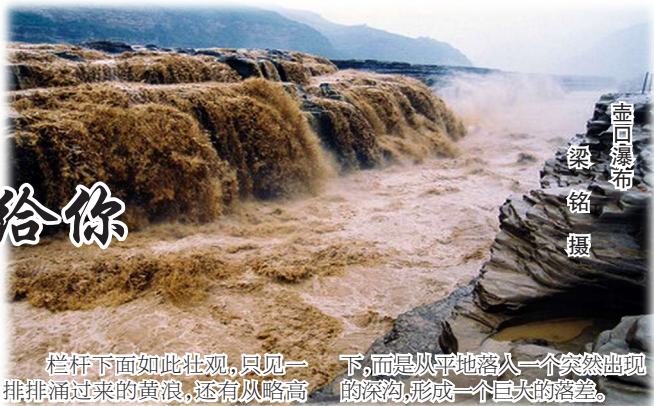
秋的天空,云淡风轻,清澈而高远。

带着些许温度的绵绵细雨浸润着我的脸颊,打湿了我的眼,也打湿了我的回忆。一段一段的信誓好像一片一片飘落的叶子,带着情热,带着微凉,带着惶惶的心境,跌落在秋的河面、秋的滨河小道上。此刻,我想起了一个充满诗意的词汇——相逢。

在弥漫着温柔细雨的汾水岸边,在若隐若现的淡淡秋色的小路上,须臾间与一位故友、一段往事相逢,相逢在这花瓣飘零的秋风里,相逢在这细雨缠绵的秋色中。

倏忽,春夏秋冬周而复始,但每一年每一季的风景却从未相同。即使是同样的秋天,一朵花与另一朵花风韵不同,一片叶与其他叶风情异然。即使是臻美的风景,终究挡不住岁月的风,经不起一年一年的秋风劲啊。

初一壶陈年老茶,安坐在秋雨中的石凳上,翻阅着不知所云的文字,就像翻阅旧日杂乱的心情、无序的篇章。我带着满满的期待,漫无目的地行走在雨中的汾河东岸,在秋风的陪伴下,倾听着、诉说着对秋风秋色秋雨秋景的深情思念,羡慕着那柔柔的秋风把这百般柔情的秋雨拥抱在清晨的迷雾中……



壶口瀑布 梁铭摄

栏杆下面如此壮观,只见一排排涌过来的黄浪,还有从略高处石间冲下来的急流瀑布,都汇聚在这里。水流湍急,黄浪翻滚。它们以排山倒海之势,怒不可遏地砸向石壁,刹那间水花翻滚,卷起千堆白雪,白雪在半空飞舞。而后它们挤挤攘攘,你追我赶地奔跑着。水们猝不及防,一起落入几十米宽的深沟,溅起万朵浪花。水击打着石壁,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。那情景让我惊心动魄。我惊呆了,原来准备仰头观望的瀑布,竟然在我们脚下掀起惊涛骇浪。

平平静静的黄河怎么突然间在这里,水浪激射,惊涛拍岸呢?

原来黄河在这里由宽变窄,河口猛地一收,狭如壶口。有人说壶口瀑布因此而得名。瀑布上游黄河水面宽度300米,在不到500米长的距离内被压缩到几十米的宽度。因此形成“千里黄河一壶收”的景象。

与其他瀑布相比,壶口瀑布不同的是,它的水流不是从高处落

下,而是从平地落入一个突然出现的深沟,形成一个巨大的落差。

我想告诉要去看壶口瀑布的朋友们,看瀑布,要往下看,最震撼的风景在下面。

我看着那奔淌过来的黄河水,越来越大,浪花翻滚。想起张岱的《白洋潮》“……(潮水)喷沫溅花,蹴起如百万雪狮,蔽江而下,怒雷鞭之,万首簇簇,无敢后先。”眼前的景象正是如此,多么壮观,多么美啊。

它气势磅礴,震撼人心。它咆哮向前,坚定勇敢。它是力量,是信念,是希望。我两眼盯着奔腾不息的河水,目光不肯离开。人犹如黄河水一样,在挫折和搏击中磨砺生命的坚强。

我们还看到了彩虹桥。彩虹穿过腾空升起的水汽,在空中架起一座长长的七彩桥,依山傍水,在阳光的照射下煞是漂亮。

游人在拍照,拍瀑布,拍彩虹,拍自己。我什么都没有拍。我只想将瀑布寄给你,寄给你,和你一起感受黄河的厚重与力量。

连载



15

李骏虎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记。迄今,魏刘两姓仍以亲戚相称。相同情况的还有河南扶沟县的“呼、侯、孙三姓同宗”,亦有碑记;永城市古城村“崔、谢、张、陈四姓属一脉”,其族谱中有记:“一姓中分四姓,四姓乃属一脉。既开越制之嫌,更免生离之悲。”

的说法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,所指的正是清末上溯到明初的500余年历史,说的就是移民后裔开枝散叶,但终究是中华一脉同根共祖。

所谓故土难离,骨肉难分,用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来形容移民先祖们的情状是最贴切的。前文说过,因为同姓不能移居一处的政策,移民们为了家人团聚、互相照应,纷纷更改姓氏,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姓氏文化。这里面分两种情况:一种是为了兄弟同居一处而改姓,另一种是被迫分离但互留物证维系亲情,前者传说较多的如“铜佛刘”,后者如影响力更大的“打锅牛”。

“铜佛刘”的故事载于山东曹县刘庄的《魏刘氏合谱》,说的是明洪武二年(1369)刘氏兄弟自洪洞县迁居于此,不忍分离,哥哥遂改姓魏,家中有两尊铜佛,兄弟各拿一个为

后来民初袁世凯命三镇总兵卢永祥进攻山西革命军,兵到洪洞大槐树处,官兵纷纷下马膜拜,自称后裔子孙,纷但不抢掠,倒还把财物堆到树下献祭。当时有一个团长,目睹此景写下一首诗:“南下雄师曾罗拜,北上壮士亦低头。碑亭矗立乡关认,经塔高悬过客游。”

牌坊另一面匾额“誉延嘉树”4个字,自然是歌颂大槐树移民先祖对复兴中华的功德了,但有趣的是贺柏寿老先生却在写这四个字时藏了“私心”:这4个字从左往右念是“誉延嘉树”,从右往左念是“树嘉延誉”,而当时他9岁的小儿子名字就叫“延誉”,字“树嘉”!

虽开枝散叶终究是中华一脉

明洪武初年至今,已有650年。百余年之前民间流行

湾同胞中不乏当年随国民党军队去台人士的后代,两岸同根,中华一脉。

第二部分 人文精神 梅溪上的“西客” 闽越多溪

不是人们常说的山间小溪流,是大溪,可承当水运,甚至建设大型水电站。大溪有多大呢?以交溪为例,她是福建省第三大河流,第一是闽江,第二是九龙江。她没有江河之谓,也绝不屈尊做江河的支流,由福建东部直接流入海,是闽东最大河流。

梅溪,发源于武夷山东部的梅岭,因而得名。梅溪比不上交溪的壮阔,声名却有过的。她不只是一条河流,她倒映着有宋一代诗词和理学最璀璨的星斗:柳永、陆游、杨万里、朱熹。

随笔